

黄人佚文一篇

栾伟平

笔者近于光绪三十四年(1908)上海宏文馆出版的徐念慈《中国历史讲义》中,见到黄人(1866-1913)佚文一篇:

《中国历史教科书》弁言

我国之有历史也,垂五千年。叙世界文明国者,不当推为祭酒哉。顾近日媚新之士,言及国史,辄加鄙夷曰:是相斫书与君主家谱耳,无历史之真价值焉。

虽然,史之性质,实一种自然科学。国家社会,虽与动植物族属灵蠢广狭不侔,而演进之事无异。有所存录,断不能离对象而悬构。终古神州,神器多得于百战,大枋久私于一家。据实槩青,何庸诟病。横览西欧前世,其成迹正复相同。故鄙意谓中国非无良史,特有史而不善于应用耳。夫彼诟病我史无价值者,岂不曰“此累累积栋者,徒等于玩物丧志,而不能生人爱国爱种之心”乎。抑知闻歌观画,尚起感情;牧谱禽经,能徵进化。是赖明哲之伦,运其内籀,别出机杼,以贡献于社会耳。盖一国之史,凡为国民者,皆当通晓。而学问之途,有通有专。我国之所谓史学者,有专而无通,此即一大缺点也。杜佑、郑樵、马贵舆、司马光、刘知几之书,可谓通矣;然已通者能通之,未通者仍不能通,则通焉而实专也。《史略》、《鉴撮》、《约编》、《易知录》之类,其形式似通,而考其内容,则点鬼簿、兔园册子耳。

近岁教育普及,教科书之编辑,亦月异而日不同。然国学一部,每多顛顶,而国史科尤甚。穷其弊,将使学子但知有世界史,而不知有国史。是可惧也。今得念慈此书,而为之释然。书亦无他特色,庶可谓之曰通;而贡献于社会,足以令人生爱国爱种之心,而不自知者也。惟书中独无文明史,或以此少之(《中国文明史》为本书第三编,尚在编辑中)。呜呼,有五千年历史,而畴昔之文明,为世界冠者,今乃一切居于人下,夫复何言,夫复何言。念慈殆别有深意存乎其间,而非仅为学子之程度,不足以语此也。黄人赘言,时丁未除夕前七日。

1904年,曾朴、丁祖荫、朱积熙等人共同创立了小说林社,徐念慈是小说林社编辑部主任,黄人也是小说林社的核心人员^①。因为都是小说林社同人,黄人为徐念慈编著的教材写序言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
20世纪初,中国史学界兴起了一股反思传统史学、呼吁史学革新的新史学思潮。有人矫枉过正,认为我国国史无历史之真价值。黄人《中国历史教科书弁言》从两个方面反驳了这一看法。他一方面认为,尽管我国的传统史书确是“相斫书与君主家谱”,但仍属客观实录。另一方面,他也认为我国传统史书有专而无通,普通民众无法看懂。徐念慈《中国历史讲义》“通”的特点,恰是最佳历史写法。

作者单位:北京大学中文系

^①摩西《小说林发刊词》:“‘小说林’者,沪上黄车掌录之职志也。成立伊始,不佞曾滥充骏骨。”见《小说林》杂志第1期,1907年2-3月。